

近读录

一份鲜活的乡村治理样本

康岩

年被丈夫抛弃，三个闺女无法在村里落户，受尽村民冷眼和奚落。好不容易子女长大过上了好日子，又遭遇不测风云，被酒驾的面包车司机撞死在家门口，死后儿女们还为了赔偿款项争执不休。村民姚玉花因为脑瘤手术后不治死在医院，家人对医院不满，竟连尸体都不管不顾，摆在医院太平间，最后还是高淑贞好心抬了回来……作者通过对乡村人事缺陷的暴露和放大，让我们正视问题之所在，也从侧面为高淑贞凭借勇气、智慧，和超强的行动力、执行力解决问题，埋下了一条条或明或暗、若隐若现、时断时续的草蛇灰线。徐锦庚的乡村故事，既写出了中国自古以来封闭小农心态的沿袭与变迁，也点明了“成风化人，由乱到治”之艰辛不易。

结构上，作者善以“小说技法”掺入报告文学写作，让文本在尊重新闻性的真实基础上，呈现出一派活色生香的热闹场面。放眼当今的文学创作，噱头和概念越来越多，耐心讲好一个故事、用心写好一个人物的扎实文字，越来越难寻见。徐锦庚是记者出身，又有着多年的报告文学创作经验，写起故事来不搞花里胡哨，不玩奇技淫巧，一事接着一事老实地讲，一人跟着一人规规矩矩登场。全书十个章节，每章聚焦一件挠头事。切成三到四小节，把挠头事里的针头线脑、滴里嘟噜一一拆解，缘起、发展、高潮、结尾贯之以历时性书写。故事中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：给高淑贞下马威的村干部、怂恿村民上访的企业主、暗地里告黑状的坏事者、一年都不洗一次澡的老爷们老嬷嬷……一事毕，起头再叙一事；一人退，转脸再推一人。全书以高淑贞为村民破困纾难为中心，兜兜转转、反反复复，呈现于溪竞流、万山并峙的乡村故事书写。

事实上，这种以实为主、虚实结合、情节连贯、故事完整的叙事策略，源于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叙事范式。看似单调重复，写不好易成流水账，实则内里环环相扣，外表有张有弛，十分考验作者驾驭故事节奏和结构文本肌理的能力。比如书中写到，有一阵高淑贞发现村里用电量激增，家家户户查了电表没发现猫腻。一日她巡村发现村民王三魁家配电室多出一根电线，直通养猪场。她多了心思，请电工仔细检查，这才引出后面高淑贞发现并打击王三魁以猪场作掩护，私架电线、盗采煤矿、偷电偷水的精彩故事。“盖澡堂”一节也十分精彩。村里没有公共澡堂，村民洗澡成难题，有的一年都不洗一次。高淑贞协调各方关系，告知村民讲卫生的重要性，才把村史上第一个澡堂盖成。这样的小故事集合聚拢，汇成高淑贞有勇有谋、识人断案、明争暗斗、破除万难的个人奋斗史，也是三涧溪村一部“由穷到富”和“由乱到治”的当代村史。

从语言上看，《涧溪春晓》也是一部结结实实的作品。没有虚头巴脑的废话，不加插科打诨的水话，句句提供信息，字字都是干货。明代曲论家王骥德在其《曲律》卷三《论剧第三十》中说，戏曲要“贵剪裁，贵锻炼”。清代李渔《闲情偶寄·词曲部·结构第一》中也强调戏曲创作要“减头绪”。其他文学体裁又何尝不是呢？徐锦庚报告通讯、散文叙事、小说白描于一炉的写作方法，对报告文学写作进行了一次修补和突破。他的白描手法，寥寥几笔，便勾勒出人物轮廓和山东农村的风土民情；镜头化叙事，几个段落，事件的起因、流传、结局就跃然纸上；方言土语的加入，既增加了逼真的现场感，也让人物形象更突出；综观全书，少用欧化长句，短句短篇纵横，恰如转轴拨弦，大珠小珠，嘈嘈切切，氤氲一地风流，诗意满篇。

辽阔的北方，是雪的故乡。北方，因雪浩瀚而圣洁。诗人毛泽东有曰：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望长城内外，惟余莽莽。……”对于下雪的北方而言，极有概括性，也具画面感。有雪的北方大地，确如诗里所说：雪飘万里，白茫茫的一片。在我的童年，我的故乡，无雪非冬天，无雪便不可思议。一到冬天，故乡大地只有一种颜色：纯粹的白。习惯了绿色的双眼，对于这一大片冷冽的白色，并不隔膜，而且感到与绿色同样的喜爱，这便是北方人的性格与品质。南国偶有雪，那是北方的雪，游览或者到那里作客去了。

李白有诗：“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轩辕台。”说雪其大如席，是夸张写法。然而，没人出来挑刺，说明它夸张合理。他喜欢见雪就放大着说，有时比喻雪片大如手。这与他的豪放性格有关。的确，硕大的雪片，洋洋洒洒飘起来，给人的感觉，就是夸张和放大的。我妹妹小的时候，见雪大片大片地飘下来就喊：额日贝亥，额日贝亥（蒙语“蝴蝶，蝴蝶”）。李白说的燕山，在河北平原的北侧。是中国北部著名山脉之一，常常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轩辕，即黄帝的名字。轩辕台是纪念黄帝的建筑物，位于今河北省怀来县乔山之上。它因李白美妙的诗句，而留存至今。

北方的雪，像一位微醉的牧羊人，身穿白色羊皮袄，手持羊皮酒壶，在草原上摇晃着行走，有目的无目的地行走。降雪之前的北方天空，十分安详，就那么一大片地蓝着。而由晴转阴，极

这些年来传记书出版红火，林徽因、张爱玲的传记，形形色色出到三十种。一些小有名气的才俊靓女也成了传主，竟至今不见周鍊霞有传。周鍊霞在画坛、文坛都有影响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度大报小报，三天两头，不是登她的诗词、玉照，就是报她的逸事绯闻，声名之噪远远盖过众多现今已被立传的女作家女明星。她与吴湖帆、张大千等顶级画家过从密切，又与冒鹤亭、简又文、马公愚诸多名流广为交游，出一本她的传记一定很有看头的，何以流于出版盲区？

前些年有过一本《无灯无月两心知：周鍊霞其人与其诗》，书中“其人”大不及“其诗”，仅一篇记叙粗疏的“传略”，组合了几篇相关的述闻，分量十分单薄。此书不足以称传记，但辑录周鍊霞诗词作品多达六百余首，首次汇聚了大量周鍊霞诗词作品，可谓集大成，倒也插柳成行。

近年又出了一本《丹青优雅 我的祖母周炼霞》，尚未得寓目。著者虽为周氏亲属，但旅居海外，更是孙辈，这时空的隔阂，能否尽传传主生平面貌，叫人不大敢迷信。看书名“鍊”印成“炼”字，太不妥当。有说周“笔名炼霞”，或想当然耳。周鍊霞发表诗词多次署名“鍊霞”，但难得一见“炼霞”。偶署“炼”字，可能系手民误植，甚至还有一次误成“周霞鍊”的。现今“周炼霞”似已在许多文章流行开来，亲属所著书名再将“炼”字“坐实”，其讹传消除之难可以想见了。

我存读一册《女画家周鍊霞》，署“徐昱中、徐昭南谨辑”，两位是画家的幼子及爱女。得此书很是意外。拙

编《伊人丛书》一种《太太集》，选辑上世纪四十年代海上女性作家小说，首录作品正是周鍊霞的《宋医生的罗曼史》和《佳人》，并均缀以评点。不知哪位热心人旅美，带去《太太集》，书到了徐昱中先生手上。我和徐先生素不相识，他托回国的朋友递来此精美纪念册，还附了信札，注明他的电话号码、电子信箱邮址。《女画家周鍊霞》自费印于海外，未公开发行，流布自然有限。书的开本略大于A4纸，咖啡色漆布封，无图饰，竖长条框里金色衬底托出书名，隽秀的仿宋印刷体，亦咖啡色。简洁大方，悦目可人。内印全用铜版纸，计百余页。《女画家周鍊霞》也不是传记，大半篇幅仍是诗词，凡词作二三百阙，诗作近百。那本《无灯无月两心知》行世前，读周鍊霞旧体诗词，这本算得洋洋大观了。周鍊霞是深受赞誉的诗人、词家，书名冠以“女画家”，大概是她绘画的社会反响更大。其实书里印入画作不多，总共才六幅。她以仕女题材最为著称，尤擅工笔。故工笔仕女而占其五，多半是她古稀之后定居美国时创作，当是最后的作品，精美之至。

近日撞见网上一幅工笔仕女图，指为周鍊霞作品。比对《女画家周鍊霞》里一幅《卷帘仕女》，差不多能够乱真。然而对比原作发现题款和几丝线条有细微差异。以我不懂丹青的门外汉，也不能不怀疑网上那幅可能是赝品。书里一幅水墨写意《芭蕉》，洋溢女画家工笔仕女以外另一番神韵。两三柄阔大黑色蕉叶——她好像喜爱画芭蕉，芭蕉题材画过多幅——叶下衬几朵细小浅红的芍药，很是精神。



《卷帘仕女图》《芭蕉图》 周鍊霞 绘

雪落北方

查干

能，在运行中偶尔生发的过激行为？铺展雪被的北方草地，洁白一片，无边无际，一望让人惊讶不已。那些远山和近岭，淖尔和积灰滩，不分彼此，一律白盔白甲，静默在那里，在阳光温暖的照耀下，闪着柔和的光芒。只有那两行勒勒车印，伸向遥远的天边，似两行蒙古文的祝酒词，辉映着碧空。而那一行梅花蹄印，是牧羊犬留下的，它紧跟勒勒车，在雪地上玩着花样。这个时候，蒙古包青蓝色的炊烟，缭绕着上升，似是情人手中的哈达，招摇于长天。炊烟一旦升起，马群就会活跃起来，奔腾于雪原上的马群，似潮水般东奔西突，尽情地撒欢。而野羊群，也在此刻出现于地平线，它们移动的速度很快，像是在泼墨，一挥而就。这时的雪原，由宁静转而响亮，因为随风而来的驼铃声，已经挂在一切生灵耳边。驼铃带有禅味的叮咚声，使雪原重又安静下来，它是遥远的信息，也是问候。又是一声又一声，响动在久远回忆里的心跳。有一首今人作的旧体诗如斯写道：

壮志西行追古踪，孤烟大漠夕阳中。驼铃古道丝绸路，胡马犹闻唐汉风。人们写驼铃，总是与孤烟大漠联系在一起。这与驼铃的孤寂与空旷之声有关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屈子歌吟里，不也包括驼铃的寻梦之苦吗？驼铃，即是生活与远方；驼铃，即是生存与艰辛。雪原上出现的远方驼影，是一幅孤零零的剪影，也是一个蒙太奇镜头。它留给人的印象是坚毅和悲壮。雪原，将它印在了辽阔的背景下，让天地来感念，眷顾。

雪落北方，是豪放的，亦是辽远的。尤其在草原上，雪这么一落，地平线便绵延得一望无际。有一点移动之物和色彩，就显得十分显眼。就像玉盘里落下珠玑，一清二楚。有一年，在大青山背后的杜尔伯特草原上，我远远看到了一只火狐狸在雪地上行走。火狐之美，可与张家界的锦鸡媲美。白色鲜红艳丽，似一团燃烧的火，在那里移动。唯洁净如绸的雪地，才可衬托出它原始

题词：“蕉窗月月花开好，月月看花人不老。”这一幅《芭蕉》画于一九七九年，周鍊霞凭“一目了然”出此佳作，画界自当格外相看。如说到它的内容，正传达了那时画家枯木逢春的欣喜和信心。芭蕉图和几幅仕女画的原件该都在大洋彼岸，只怕海内难有一睹原件的眼福了。最后可说一句的是照片，两帧七十岁岁时洛杉矶留影，较之年轻时的靓丽风姿，添了几许婀娜，貌美则不减当年，怪不得某教授感叹她“七十犹倾城”。

受徐昱中先生馈赠，本拟寄奉几篇关于周鍊霞的拙文聊以为报。又得悉，我就读卢湾中学时，任职学校工会的汪新森老师正是周鍊霞女婿，总见他在校园里忙来忙去。闻汪老师弥留之际，周鍊霞从洛杉矶飞来上海探视。天人相隔后，她撰挽联：“千万里归来，匆匆一面，何期天上乘龙，人间泣凤；卅三年相处，抑抑多思，忍见经空帙帐，尘满东床。”词雅情切。添上这一层师生关系，我倍感亲近，亟欲奉复彼岸叙旧。不意徐先生示知的雅虎邮箱，突然被整体废用，于是断了联系，抱憾之至。

周鍊霞书斋名“螺川诗屋”，自号“螺川”编印诗集《螺川韵语》，皆为大家知晓。她另有一书斋名“忏红轩”，却鲜有文章道及。它多用于上世纪四十年代，曾以“忏红轩珍藏”名义刊登大千画作；不少旧体诗词在“忏红轩近作”专栏推出，譬如颇受赞誉的《采桑子》：“当时记得曾携手，人醉花扶，花醉人扶，羞褪红香粉欲酥。而今只是成相忆，灯背人孤，人背灯孤，千种思量一梦无。”和人们不大知道的“忏红轩”一样，周鍊霞成

画名之前画过一些抒情“漫画”，情韵类似丰子恺的，刊于《邮声》的《海滨》《春闺》《妆》皆是。还为丈夫徐绿夫画过一幅西画素描，此是花边了。

文学史料专家陈子善费力搜集周鍊霞诗词以外的文字，出版一册《遗珠》，惜仍“遗珠”若干，《对于书画的旨趣》即其一。该文似未单独发表，仅见诸《逸经》上陆丹林的报道所引，殊难引人注目。特录示，以备周鍊霞立传者采用（原刊照录，错字及略欠通顺处一仍其旧；漫漶以□代之）：

艺术的内蕴是很广繁，只就我所爱好而曾经学习的几种来提一提，我既不愿夸张，也不愿妄自菲薄。只是作一个忠实的简单的直白，反映出和内心的剖面。自然，有很多不能充分地形容。对于书画诗词，虽同样为我所爱好，但因学习的久暂和每种程度的不同，便自然而然地起了一些偏爱，这是我一向抱愧而不能“一例求精”的遗憾。

书：我到十岁才学临帖，最初是写真书，每天要写二百小字，一百大字，实在够烦闷了！直到十七岁才学写隶书行书，这才感到相当的兴趣，而临池的时间太短，实无足观。所以书法虽也爱好，有时却又认为很苦闷，大约这是因我学习的不合法，而又没有大好的成绩所致吧？

画：为了家藏较多，自幼耳濡目染，在稚小的心灵上，对于它是特别生了兴趣。记得九岁的那年，一时高兴，临了一页扇面，题几个不甚整齐的字“时年九岁”，这当然很可笑，但那时却非常兴奋地得意，现在想来，这要算是我学画的胚胎吧！以后在家严的指导下，临摹许多由简而繁的古画。直到十五岁才正式从师，起初学了两年工笔，后来转学写意，四五年中，的确很用功，不幸老师去世了，从此就只有自修，可是进步就很慢了。加之那时仅懂得了诗词的韵味，把大部分的心力，都倾向在诗词的一方面，这样研习了几年，觉得诗是现实的，词是超现实的。诗是有着光大的波形迈进，好像大自然的景色，可以舒畅人们的胸襟，使精神振作。词是有着摇曳的曲线式的韵味，仿佛是美妙的音乐，在幽静的夜晚奏出，会给人们的灵魂由飘忽而陶醉。然而画，它是能比较地兼有，它能用书法的笔墨描写诗词的情调；同时诗词也能写出画笔所写不出写不到的意境。换言之，书画诗词，都有着连带的关系，倘能把它们熔冶在一炉，这是多么可爱的美妙的事呵！一张画有时是需□着诗词□补助，才会把人们眼睛看不见而只许心灵领会时画的反而显示出来。然而我自问对于它们的功夫太浅薄，十几年来，既无多大进步，也没有过惊人的贡献，现在我差不多可说的，只有：对于艺术本身的认识，是由刹那的官能的刺激，而达到深刻的心灵的陶冶罢！在艺术的途径上，我还是个平地的前进者，不曾登到高峰呢。

无疑，此乃周鍊霞传记难得的材料。其诗词观念，固然没有逾出古代文理的常理，她敬仰的李清照，八百多年前便说了“词别是一家”，但这里形容得何其贴切生动。既不失为解读她诗词的钥匙，又有助欣赏她画作的意蕴。

实在该有一册周鍊霞传记。才女像她这样丰富、瑰丽、跌宕的人生，为数不多；她复杂鲜明的个性，几无近似。不会无人想为风流倜傥的周鍊霞立传，受制种种因素，不得遂愿罢了。一个主要原因，是她生平资料难以搜寻。纵然，民国时期报刊喜欢登载关于她的琐闻屑屑，却八卦甚多。即如近年出版的《安持人物瑣忆》，记周之详细生动前所未有，而受质疑的内容同样不在少数。拂去大量文字尘埃，透视本真的周鍊霞，需要相当精力、耐心，还需要学识。然而值得迎难而上，叙述、诠释这么一位现代色彩浓烈的女性，意义何止是认识的许多才女仅多了一个数。



「文汇报笔会」
微信二维码